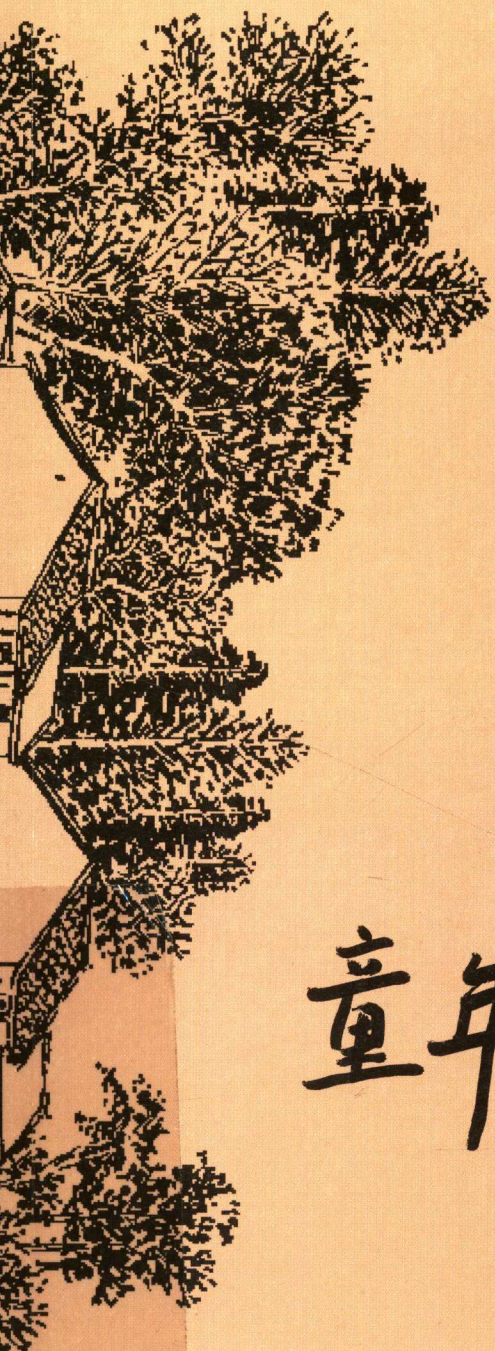




杨宏伟

主编

童年与故乡

下

张抗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杨宏伟

主编

童年与故乡

下

张抗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第六辑 烟火江南：1970年代生人的多彩童年（下）

- 那年“六一”我获奖 李昌卫 / 375
- 记故乡的老荫茶和油茶 李昌卫 / 379
- “童年与故乡”写作的气质和温度
——读李昌卫《那年“六一”我获奖》 杨宏伟 / 382
- 烟火江南 李 爽 / 384
- 驳壳枪与响百子 马利云 / 391
- 岁月留香 马利云 / 395
- 明前茶 马利云 / 404
- 童年的四季 倪锡春 / 407
- 通潮河边的童年 秦志平 / 409
- 我的爷爷和奶奶 施冰星 / 411
- 割 草 宋国萍 / 415
- 念亲恩 沈金红 / 419
- 童年往事 沈江虹 / 421
- 记忆中的晓萍 沈江虹 / 428
- 过 年 沈龙华 / 431
- 童年短章 沈松良 / 435
- 童年·老屋 施旭琴 / 440

目 录

第六辑 烟火江南：1970年代生人的多彩童年（下）

- 那年“六一”我获奖 李昌卫 / 375
- 记故乡的老荫茶和油茶 李昌卫 / 379
- “童年与故乡”写作的气质和温度
——读李昌卫《那年“六一”我获奖》 杨宏伟 / 382
- 烟火江南 李 奕 / 384
- 驳壳枪与响百子 马利云 / 391
- 岁月留香 马利云 / 395
- 明前茶 马利云 / 404
- 童年的四季 倪锡春 / 407
- 通潮河边的童年 秦志平 / 409
- 我的爷爷和奶奶 施冰星 / 411
- 割 草 宋国萍 / 415
- 念亲恩 沈金红 / 419
- 童年往事 沈江虹 / 421
- 记忆中的晓萍 沈江虹 / 428
- 过 年 沈龙华 / 431
- 童年短章 沈松良 / 435
- 童年·老屋 施旭琴 / 440

我的母亲 汤根忠 / 445

那一箱子的书 唐华兵 / 450

我那遥远的小山村 谈立红 / 460

跟着杨老师忆童年 王 丽 / 464

童年即故乡

——读王丽美文 杨宏伟 / 468

父亲，我最敬重和最心疼的人 王 力 / 471

儿时的年味儿 王 力 / 475

看电影 文晓东 / 480

留在仙乐园里的童年 吴晓群 / 485

我的外婆 许伟萍 / 488

童年的味道 徐艳霞 / 492

我的童年我的幸福 杨红良 / 496

节日随想 杨红良 / 507

槐花树下，那些悠长的岁月 俞济英 / 512

我的童年童趣 叶莉英 / 515

脑壳上的童年记忆 杨 仪 杨再军 杨 梅 / 520

妈妈的味道 俞亚萍 / 525

回忆童年 张 欢 / 528

想我爷 张和亮 / 532

放牛娃的童年 章 浪 / 539

我的五彩拼布书包 钟美红 / 542

秋天的怀念 张伟芬 / 547

阿公的老祖屋 朱卫红 / 550

俩伙伴 周武忠 / 554

我是我自己的深渊

——此文纪念我的父亲们 周晓萍 / 560

走在时间的路上

——读周晓萍老师《我是自己的深渊》 杨宏伟 / 565

儿时记忆 周玉霜 / 568

第七辑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80年代生人的素年锦时

我的童年，我的村庄 安左所（彝族） / 573

儿时的素年锦时 蔡芬华 / 577

出生与梦想 程维维 / 581

造纸厂，童年的游乐场 郭洪明 / 585

黄浦江边的南极里4号 葛莹 / 588

童年与神秘主义 金晓慧 / 591

童年的流光岁月 刘桂秋 / 597

上渚山下的童年 骆静静 / 600

忆往事 马建霞 / 602

也说我的外公 沈月红 / 606

童年，我年轻的乡愁 屠满 / 611

今夜，想起外祖母 宣艳 / 615

空宗伊德村的童年 肖亚豪（彝族） / 618

佳浪 肖亚豪（彝族） / 627

小白 肖亚豪（彝族） / 634

告别 肖亚豪（彝族） / 637

小妹 肖亚豪（彝族） / 644

祖母 肖亚豪（彝族） / 648

故乡的燕麦 肖亚豪（彝族） / 651

故乡的野菌 肖亚豪（彝族） / 654

火把节，过年 肖亚豪（彝族） / 657

苞谷，洋芋 肖亚豪(彝族) / 661

返乡记 肖亚豪(彝族) / 664

兰花烟魂

——献给爱抽兰花烟的凉山彝族人民 肖亚豪(彝族) / 668

相 遇

——读肖亚豪系列文章 杨宏伟 / 671

童年的走读日子 叶剑锋 / 674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姚培伟 / 677

最干净最留恋的时光 杨青天(彝族) / 680

不想言说的苦 章国琴 / 682

童年的乐趣 章旭良 / 687

童年记忆 张玉良 / 691

第八辑 棉花堆里的夜晚：1990年代生人的别样童年

江南的童年与童年的江南 陈炬耀 / 699

那年那时 罗布卓玛(藏族) / 703

杨宏伟和罗布卓玛的对话 杨宏伟 / 706

我童年的捣蛋故事 沈红丽 / 709

棉花堆里的夜晚 王书文 / 711

童年趣事 周 瑶 / 715

第九辑 老家与亲人：2000年代生人的青葱足迹

我的老家 骆翰霖 / 721

我在老家的童年生活 秦 冉 / 723

桂花街上桂花飞 沈祎琛 / 725

岁月静好，你仍未变 周 舟 / 727

绍兴，绍兴 陈珺茗 / 729

故乡风物 钱修齐 / 731

童年·你我·桑树林 姚竞悠 / 733

你是青空朗朗月 包妍悦 / 735

水，人 陈佳乐 / 737

雨 郑缘海 / 739

走访沈炎文老奶奶 杨正和 / 741

爷爷和我 章新奇 / 743

老家与亲人 章 越 / 745

附：“童年与故乡”写作邀请函 / 748

后记 童年，故乡，写作

——孟郊故里发起的乡约乡愁乡叙文学写作活动 杨宏伟 / 750

第六辑

烟火江南：
1970年代生人的
多彩童年（下）

那年“六一”我获奖

李昌卫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作为一个儿子都早已告别“六一”的中年人，所从事的职业也与“六一”没有什么瓜葛，照理，不应该有特别的想法。可是1984年那个“六一”于我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因为我在庆典会上获颁“县级优秀学生干部”奖，意义非凡。

我出生在西部一个中等规模县的乡下，生活条件差，上学的条件更差。山区农村对孩子的学习并不重视，只要不是在校期间，家长总是让孩子不停地干活，花太多时间学习的话会被认为“不务正业”。我们三兄妹很幸运，因父亲常年在外工作，眼界比一般人宽一些，虽一年才回家一次，但对我们的学习管得紧，每次写信都要督促学习。受父亲影响，母亲也很重视，不顾邻居非议，宁愿自己苦点，也尽量安排时间让我们学习。我还算争气，成绩在班里是最好的，班主任张毓怀老师（既是班主任，也是全科老师，同时也是我们村小的负责人）对我也是非常器重。自三年级转学到红星村小学后多数时间当班长，个子大、成绩好、办事公道、乐于助人，又有班主任的信任加持，在全校同学中有一点小威望。无论班级活动还是校级活动，经常安排我充当“小老师”的角色，在本校算是有点小名气的学生干部。在即将毕业之际，经层层推荐（主要是班主任张老师推荐）和筛选，我获评“县级优秀学生干部”，这可是一件大事，在我们学校那可是前无古人的，同一年度，同一奖项，全乡也是独一份。

每年“六一”儿童节，全乡的学生都要到乡中心校参加庆祝活动。先是游行，再是到乡政府礼堂参加庆典。所谓游行，其实也就是在队旗的引领下，踩着队鼓的节奏，此起彼伏地唱着歌，以四路纵队从中心校向乡政府礼堂开进而已。

为了“壮威”，特地绕街上主干道转一圈。所谓庆典，就是除领导讲话、表彰外，还有中心校同学表演的精彩节目。其实，看演出节目才是我们最神往的。每个孩子都早早地算计着日子，将鞋子和红领巾洗得干干净净的，沐浴斋戒一般熬着日子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每年的“六一”都来得慢，1984年的那个“六一”来得尤其慢，除了年复一年的那份兴奋外，还多了一个期盼：我早接到通知，庆典会上，我将上台领取“县级优秀学生干部”奖。我领奖无数，但那都是在村小领的，最多也就一张奖状、几个作业本之类，从没得过大奖。稍微拿得出手的，就是全乡数学竞赛拿过第六名，县级大奖从没拿过，尤其没有登过大舞台，因此，从心底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膨胀。

天天数，夜夜盼，好不容易熬到1984年的“六一”了，因为离中心校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为安全计，按惯例，每个方向学校都会指定一个人负责把同学们带到乡中心校。我们这个方向照例是我负责。前一天放学回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到同学家里走了个遍，和家长打个招呼，明确明天在村茶场门口集合的时间和注意事项（那个地方是我们生产队赶场^①的必经之路）。人员到齐后，让小的在前，大的在后，我走在最后面，一行十多个人，浩浩荡荡，欢呼雀跃地直奔乡中心校而去。各村校的老师早就已等在学校门口，各自忙着把自己的学生安顿好。我们学校五个老师各有分工，有的在校门口等，有的负责把我们在校门口带到指定位置休息待命，有的负责在休息点看守。因为兴奋，学生难免调皮，现场杂乱，老师看得紧，生怕出事。

好不容易游行毕进会场了（我的心思不在此，如何走完游行全程的，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在指定位置坐下，班主任张老师关照我坐在过道上，领奖时进出方便些。乡礼堂很简陋，红漆木条钉的靠背条凳，顶棚是人字和三角形配合组成的支架吊顶，灯光和音响效果极差。舞台上坐了一排人，应该是乡领导、

① 赶场，又叫赶集，我家乡的赶场一般三天一次，按日历数字的个位数来计算赶场的日子，或逢1、4、7，或逢2、5、8，或逢3、6、9赶场。每逢赶场的日子，乡亲们穿着新换洗的衣服，带着农产品，带着牲畜，带着钞票，从四面八方涌到集市上，或交易（临时交易大多在露天进行），或办事（如恰逢周日，政府机关也要上班帮老百姓办事），或玩耍，车水马龙，摩肩接踵，场面极为壮观。可能是中西部地区地域广大，人员分散，集中不便，故有此固定时间、固定场所进行贸易、交流和休闲的特定形式。

中心校领导等。具体情形已不记得，只是难掩兴奋和紧张。早前是期盼，现在是紧张。台上领导讲的什么根本听不进去，胸口一直跳得厉害。既期待这一刻，又害怕这一刻。我们乡政府所在地海拔1200米左右，6月头上并不热，可我手心都是汗。也不知过了多久，在边上同学的提醒下，发现班主任张老师招手示意我先到临近舞台的过道上等候。乡里极少有文娱活动，如此盛事，老乡们自然不能放过，过道上全站满了人，走路非常吃力。行进中听到颁奖开始了，我是第二名，第一名是“县级三好生”。轮到那位同学上台领奖时，我还在艰难行进中，张老师在舞台右侧下方向我拼命招手，示意我加快走上前去。快到舞台下右侧墙根的台阶时，叫我名字了，张老师赶紧向前几步，伸出手将围观群众拦在一边，给我让出一条并不宽的道，让我上台领奖。可能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为避免冷场，一位男老师从主席台坐着的领导那儿接过一个软面抄本子转身走到舞台右侧等我。待我走到跟前时，他双手递给我，我朝他敬了一个队礼就转身离开了。我清楚地记得，并没有从主席台领导那儿，是“二传手”老师在舞台右侧给颁的奖。我都没有机会走到舞台中央，更没有机会面向全体师生展示我的“光辉”形象，一点仪式感都没有。也没有获奖后拍照一说，没能留下半点儿痕迹，至今想起来多少有点遗憾。

我领好奖品走下舞台后，张老师拍了一下我的后背，满脸笑容，示意我回座位上去。回到座位，我打开软面抄扉页一看，上面用毛笔写了“优秀学生干部”几个字，下边两个落款上各自盖了两个鲜红的印章，左边是“南川县文化教育局”，右边是“共青团南川县委员会”，激动得不得了，生怕弄脏了，弄坏了。边上同学要看，也是我拿着让他们看，绝不让他们摸。接下来主席台何时撤走，文艺演出如何精彩，说实话，真没印象，也没心思看。

奖品拿回家后，包好放在箱底，时不时拿出来独自把玩。每次拿出来，都如同圣物，把桌面弄干净才小心翼翼摆出来，重点是看毛笔写的那几个字和两个大红印章。一般不示人，除非关系好的长辈和小伙伴，即便给他们看，也不能让他们摸。

上初中后离家远了，寄住在亲戚家，那奖品一直带着，但舍不得用，神圣

感虽不如初，仍极为珍视。那时每个同学都有一本精心装扮的本子，用于抄录剪贴，我却没有。估计是初中第二学期，实在忍不住要用了，于是就在这本子上抄了很多流行歌曲和格言警句，贴了一些剪来的画。刚开始还是小心翼翼地，保存得很好。慢慢地，不知不觉中，那份珍贵和神圣感逐渐在变淡。再后来，这个珍贵的奖品到哪去了也不知道。在以后的求学路上，我再也没有拿过县级大奖，这次获奖成了我一生的荣耀。

不知怎么的，今年“六一”前突然想起那年“六一”获奖的事。也是，这个奖是我学生时代的“最高奖项”，“六一”又是颁奖的荣耀时刻，随着年岁的增大，开始怀旧，突然对“六一”有那么一点特别的感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018年5月于嘉兴市秀洲区

记故乡的老荫茶和油茶

李昌卫

中国利用茶叶最少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通过“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传向全国、全世界后，对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茶，不仅是止渴之物（基本功能），也是保健佳品，同时也是交际工具（茶文化交流）。不管怎么发展演绎，茶的基本用法仍是泡水喝，着眼于一个“泡”字，但是我的家乡重庆市南川区同时存在着与别处不同的喝法，不是“泡”水喝，而是“煮”着喝、“煎”着喝，着眼于“煮”和“煎”字，如此茶饮之法，世上罕见。

先说“煮”着喝的老荫茶。

老荫茶是一种树叶，严格地讲，并非正规茶叶。这种纯野生生态茶看上去卖相不佳，色泽如琥珀，性凉，味浓郁回甘。取适量茶叶放在锅里煮，烧开后约再煮三五分钟，等茶汁变成了红褐色，就连茶带水倒入缸钵（一种圆锥体广口陶器），盖上盖板，凉了就直接舀出来喝（凉了喝口感最佳）。一般的茶讲究“品”，喝老荫茶没那么多讲究，大碗喝茶，尽情“牛饮”。透心凉，且清香回甜，那感觉真是爽歪歪。最神奇的是夏季茶水有隔夜不馊之妙，前一天喝不完的，后一天接着喝，一点都不浪费。

茶沙是老荫茶的另外一种形态，也就是茶叶在贮存的过程中，被一种喜食老荫茶叶的虫啃食之后产出的虫便。这种虫便呈细小的颗粒状，色泽棕黑，形似蚕沙，但比蚕沙要小。由于老荫茶无污染，啃食老荫茶的昆虫也无毒害，茶沙自然也无毒，可直接泡水饮用，与贵州赤水的虫茶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比茶叶，茶沙清凉、解暑的功效更显著，我们乡人因此有喜饮茶沙的习惯。茶沙还有化食消胀的功效，肚子胀气时，冲泡一杯，喝下去立马见效。

老荫茶是樟科木本植物，属常绿乔木，多生长在高山密林之间，其树大而叶茂，叶子比一般茶叶厚，不易采摘，产量低。我的家乡德隆乡也已濒危了，只有轿子山北麓才流行（也许别的地方也有，只是笔者不知）。制作方法简单，将嫩叶采摘下来炒青后反复揉搓造型，再烘焙至干为止。也有图省事的，采摘后直接晒干。茶叶含氨基酸、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有改善造血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含芳香油很多，有兰麝之香，具醒神、强心、开窍、生津、消暑之功，有灵心养神之效，被称为“长寿茶”，常饮有益健康。不含咖啡因，无兴奋作用，不影响睡眠。有消除油腻的功效，长期饮用可降血脂，是那些嘴馋，又不想变肥的女孩子们的最爱。

再说“煎”着喝的油茶。

在铁锅中倒入适量油，最好是有特殊香味的菜油，或者腊猪油。油温热后（如是腊猪油，则须用瓢不停地按压，直至出油成渣为止），将适量普通绿茶茶叶（干鲜叶均可）放入锅中煸炒几下，倒入适量水，以浅没茶叶为宜，盖上锅盖焐1—3分钟，直到看不见多余的水，但茶叶水分仍饱满为止，用木瓢背研磨茶叶，尽磨，尽磨，直至碾碎成泥。茶泥叫茶羹，标准的茶羹呈烂泥状，似揉好的面团，烂而不稀。根据喝茶人数倒入适量的水将茶羹化开、烧开，放入盐即可。人手一碗，未及入口，那香，那味，扑面而来，其感觉非语言大师不可描述。也可根据个人口味，在烧开后均匀倒入调匀的鸡蛋等，添加不同的辅料，就呈现不同的口感和风味。干叶煎的微黑，鲜叶煎的微绿，口感差异明显。研磨茶羹时的水煮茶叶干不得、稀不得，不然既不入味，又难碾碎。之所以用木瓢，那是因为瓢背面积大，且摩擦力大，好使。一定要用铁锅，一是影响口感，二是方便操作。油茶浓度直接决定口感，因此茶羹不宜太多，否则味苦，亦不可太少，否则味淡。煎油茶看上去简单，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技术活，全凭经验掌握，不同的人煎出来的油茶品质和味道差别较大。

农忙时，没时间顿顿煎油茶，就多做一点茶羹，需饮用时，取茶羹适量，加入开水和盐调制好直接饮用。品质虽差一点儿，也不失为一种过油茶瘾的捷径。乡里人大代表开会时，如恰逢赶场天，集市上部分卖小吃的摊位就会多出

一项业务：用茶羹调制油茶，生意出奇的好。

油茶清香满口，与泡出来的茶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态和口感。因其具有提神醒脑、激发活力的功效，所以又叫“干劲汤”。早先在大有、小河两个片区，尤其是德隆、合溪等乡镇流行，听说近年已“农”转“非”进县城了，乡下生活方式已变成城市生活常态。在我的家乡，“饭前酒，饭后茶”是待客的标配，日常生活中，不一定餐餐饮酒，但早餐和中餐后喝油茶的程序绝对不能少，有人竟也因此上了瘾。如有朋友或其他相熟的、不相熟的客人光临，自然也是煎油茶来招待，这是世代传承的待客之道，既简单，又礼节，且经济。

无论“煮”还是“煎”，都是奇特的茶饮方式，绝对算得上茶饮中的奇葩。因其不够精致，难登大雅之堂。又因其地域特色太过明显，传播范围并不广。这种独特的茶饮方式，估计也只有我的家乡才会有吧。

少小离家老大回，二十多年过去了，家乡早已成了故乡，他乡成了家乡，“莫怪迟迟不归去，童年已梦绕林行”。数不清有多少回梦里闻其香，醒来尝不到的遗憾，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喝到这魂牵梦萦的人间美味。

2016年3月于嘉兴市秀洲区

作者简介：李昌卫，1971年生于重庆市南川区德隆乡红星村二组。先后在重庆南川和浙江海盐教书，中学语文一级教师。现为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机关工作人员。